

「刻」錄歷史，刀刺日寇



大公「畫」抗戰

② 木刻版畫

抗戰期間，許多畫家以《大公報》為平台，用國畫、版畫、漫畫等不同的美術形式，呈現波瀾壯闊的抗戰偉業。尤其是木刻版畫，成為作者陣容最強大、參與度最廣的形式。力群、馬達、秦威、盧鴻基、段幹青、鄭中鐵、張慧、尚莫宗等版畫家，用刻刀為武器，以犀利的刀鋒，刻畫出中國軍民的英勇無畏，戳穿了日寇的殘忍暴虐，銘刻下永不磨滅的歷史印記。

馬浩亮

《壯丁開赴前線》

壯丁開赴前線



• 刻基鴻 •

▲盧鴻基1939年2月6日版畫《壯丁開赴前線》。

《描（瞄）準掃射》



• 刻羣力 • 射掃準描

▲力群1937年12月18日版畫《描（瞄）準掃射》。

20世紀30年代，現代版畫在中國得到快速發展，魯迅就是積極的倡導者。魯迅被譽為「中國新興木刻版畫之父」，也是公認的中國版畫收藏第一人，他不遺餘力地推廣版畫，指導提攜青年人才，推動了現代版畫與民族藝術風格、現實主義創作方向的融合，使木刻版畫成為「新的青年的藝術」「大眾的藝術」，極大提高了現代版畫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價值。

隨着抗戰局勢發展，版畫也成為中國美術界與日寇作鬥爭的重要武器。許多青年版畫家，用刻刀發出時代的吶喊、民族的呼聲。

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，《大公報》先後從天津遷至上海、漢口、重慶。報館敏銳意識到版畫的戰鬥力量和大眾傳播優勢，將版畫作為報紙上常態化的作品門類。尤其是漢版和渝版，力作不斷。

緊貼戰局，賦予版畫新聞價值

1937年9月18日，正值九一八事變六周年之際，《大公報》漢口版創刊，同時創辦「戰線」副刊。稿約中稱：歡迎投寄富有戰鬥性的報告文學、詩歌、速寫、雜文、戲劇、木刻等作品。次日的「戰線」副刊，「戰」味十足。刊登了馮乃超的文章《為抗戰而藝術》，呼籲文化界「拿起你們的畫刷，你們的筆桿吧，民族的偉大時代，就是藝術家的偉大時代。」楊朔的散文《東沙島》，揭露「這兒已經淪為日寇侵擾華南的根據地了！」

同一個版面上，還刊登了秦威（1911-1994）的版畫《上前線去！》。畫面中，魁梧挺拔的中國軍人，一手舉槍，一手提刀，屹立在硝煙炮火之中，形象偉岸，給人氣衝霄漢之感。建國後，秦威曾任中國電影美術學會會長，是《小兵張嘎》等許多影片的美術設計。

與畫廊和美術館裏的版畫不同，《大公報》將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戰爭情勢、新聞熱點有機結合，賦予了版畫全新的新聞價值。1937年10月9日刊登的段幹青（1902-1956）的版畫《保衛盧溝橋》，硝煙炮火中，中國士兵堅守陣地，舉槍射擊。這是較早以盧溝橋戰事為題材的版畫作品之一。段幹青是平津木刻研究會的骨幹。他的另一幅作品《鐵流》，壯碩的中國健兒，高舉火炬、旗幟，配詩直抒胸臆：「我們是一座新的長城，韌硬的胳膊、直挺的胸脯，每張口裏，是無聲地喊：我們不願做奴隸！」

力群（1912-2012）是20世紀中國成就最卓著的版畫家之一，曾任中國版畫家協會名譽主席。《描（瞄）準掃射》十分準確地展現了一個馬克沁重機槍組的作戰場景。一人負責指揮，一名主射手正在射擊，一名副射手負責供彈。這種寫實主義，完全符合軍事知識，做到了藝術與科學的統一，兼顧了面向大眾科普。這同樣體現了版畫在報紙上發表的新聞價值。

張慧（1909-1990）的版畫《擲去手榴（榴）彈，殺掉敵人頭」，近景是一排手榴彈，士兵舉起手榴彈，冒着硝煙，衝破柵障，勇敢向前。這些作品都謳歌了中國軍隊浴血奮戰、保家衛國的慷慨氣概。線條剛勁分明，形象飽滿，充盈着一種蓬勃張力和昂揚鬥志。

圖文並茂，揭露日寇野蠻暴行

揭露、抨擊日寇獸行，也是版畫的重要戰鬥方向。1937年9月27日秦威的版畫《卑鄙的防禦》，揭露了八一三事變後，日寇使

《上前線去！》



刻威秦 ! 去線前上

▲秦威1937年9月19日版畫《上前線去！》。

《保衛盧溝橋》



▲段幹青1937年10月9日版畫《保衛盧溝橋》。

《鐵流》



• 段幹青刻 •

▲段幹青1937年10月29日版畫《鐵流》。

《卑鄙的防禦》



刻威秦 禦防的鄙卑

▲秦威1937年9月27日版畫《卑鄙的防禦》。

《那（哪）個是自己的孩子？》



▲馬達1937年12月11日版畫《那（哪）個是自己的孩子？》。

▲馬達1937年12月11日版畫《那（哪）個是自己的孩子？》。

用慘無人道的防禦方法，把強迫拉伏抓來的中國人，綁在軍用電線上，用肉體作為防禦物。畫面上，帶刺的電網纏繞在中國百姓的屍體上，黑煙滾滾，觸目驚心，令人髮指。

張慧《抗戰歌圖》，刻畫日寇敵機在空中張牙舞爪、對非作戰區域狂轟濫炸的野蠻暴行。並配了歌詞：「不要懼怕！不要驚慌！拿起我們的刀槍，跑上我們的戰場，撲滅這破壞世界和平的兇狼，打破這殘暴者的夢想。」

1939年2月4日，《大公報》重慶版刊登盧鴻基的版畫《所謂王道樂土》，日軍肆意鞭打虐待中國老百姓，戳穿敵寇粉飾美化侵略的謊言。尚莫宗《大家担（擔）負起這個神聖的責任》，都刻畫了飽受戰禍、離鄉背井、顛沛流離、衣衫襤褸、飢寒交迫的難民形象。盧鴻基（1910-1985），抗戰時發起組織「中國全國木刻界抗戰協會」，建國後曾任浙江美術學院（現中國美術學院）雕塑系主任。尚莫宗（1908-2004），是知名的美術史學家，建國後長期在西南師範學院美術系任教。

兒童是戰亂中最悲慘的群體，也成為版畫家特別注意的題材，撻伐戰爭的暴虐，藉此喚起愛好和平人士對兒童的格外關注。力群的版畫《敵人的殘暴》《敵人殘殺我兒童》，都直斥日寇毫無人性、將刺刀捅向兒童的獸性。馬達的《那（哪）個是自己的孩子？》，一位戴頭巾的母親，痛苦麻木地站在成堆的屍體前，滿目狼藉，慘不忍睹。1940年新四軍的臂章，也是由馬達所設計。馬達（1904-1978），也是「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」負責人之一，後任教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，建國後，馬達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天津分會主席。

通俗易懂，宣揚民衆保家衛國

鄭中鐵（1917-1999）則將目光投向廣大農村。他在《大公報》重慶版發表的版畫《在敵人後方的武裝民眾》《從農村來的隊伍》，展現了農村老百姓動員起來投身抗戰洪流的雄渾場景，這進一步豐富了版畫的創作題材。鄭中鐵發起組織了重慶木刻研究會，後來也擔任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理事。建國後，他曾經擔任中國版畫家協會顧問。

盧鴻基的《母親送兒子服兵役》《壯丁開赴前線》《兒子出征去了，母親領了優待穀回來！》等作品，集中聚焦徵兵方面的場景，從新兵精神風貌、軍人家屬待遇、家國情懷等不同側面，號召青年踴躍參軍，宣揚保家衛國，且通俗易懂，這顯示了版畫在國防動員方面的意義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魯迅在提攜木刻版畫界青年新秀方面，傾注了大量心血。抗戰時的這批青年版畫骨幹，像力群、段幹青、張慧、鄭中鐵等人，都曾經得到魯迅的傾力指導和推薦。譬如，張慧寄贈魯迅的版畫作品就多達70多幅。在投身抗戰洪流中，他們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戰隊伍，用一幅幅版畫，築起文藝抗戰的新陣地。

作為當時中國的報業巨擘，《大公報》也為當時這批二三十歲的青年畫家，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展示平台和傳播媒介，極大提高了傳播的速度和廣度，這對於擴大美術抗戰的聲勢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而在未來的歲月裏，《大公報》上的這批青年畫家當中的很多人，比如力群、馬達，都成為中國美術界特別是版畫領域的領軍人物。他們在抗戰時所作的特殊貢獻，也深深鐫刻在抗戰豐碑之上。

《抗戰歌圖》



▲張慧1937年11月25日版畫《抗戰歌圖》。

《大家担（擔）負起這個神聖的責任》



• 尚莫宗作 •

▲尚莫宗1939年4月20日版畫《大家担（擔）負起這個神聖的責任》。

《鐵蹄下的受難者》



▲秦威1937年9月23日版畫《鐵蹄下的受難者》。

《敵人殘殺我兒童》



童兒我殺殘人敵

◀ 刻羣力 ▶

▲力群1938年1月30日版畫《敵人殘殺我兒童》。

《母親送兒子服兵役》



• 刻基鴻盧 •

▲盧鴻基1939年1月27日版畫《母親送兒子服兵役》。